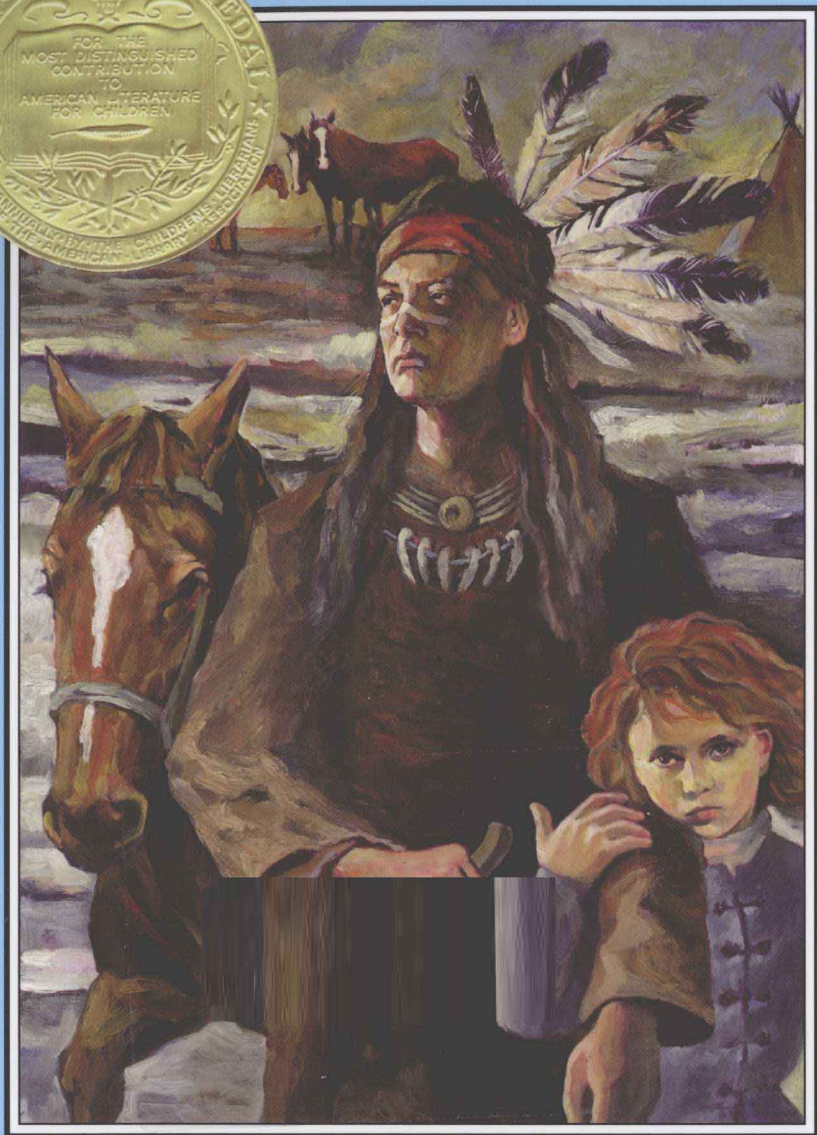


耕林精选大奖小说
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



野丫头凯蒂

[美] 卡罗尔·拉瑞·布林克/著 赵健/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耕林精选大奖小说

野丫头凯蒂

[美] 卡罗尔·拉瑞·布林克/著 赵健/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1-2011-10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丫头凯蒂 / (美) 布林克著; 赵健译.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7
(耕林精选大奖小说)
ISBN 978-7-5342-6603-4

I. ①野… II. ①布… ②赵… III. ①儿童文学—中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 712.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25934号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1 by King-in Culture (Beijing) Co., 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CADDIE WOODLAW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mon & 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耕林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取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野丫头凯蒂 [美]卡罗兰·拉瑞·布林克/著 赵健/译

策划监制: 敖 德
责任编辑: 平 静
特约编辑: 森 林 王 芳
责任印制: 吕 鑫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40号 www.ses.zjcb.com)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 插页: 2
字 数: 50000
印 数: 1-18000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42-6603-4
定 价: 14.50元
读者服务部: 010-59427960 genglin@genglin.net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自序

从威斯康辛州麦诺莫尼市往南十二英里，有一座漂亮的街心花园，名叫凯蒂·伍德劳恩。人们可以在这里野餐、休闲，也可以去参观当年凯蒂、汤姆和沃伦·伍德劳恩曾经住过的那栋灰白色的小屋。循着屋前的一条小路，能走到一处名叫“烟囱峭壁”的河岸。当年，多维尔还是一座新兴城镇的时候，那河里的水位比现在要高，小斯帝莫尔号汽轮就在岸边停靠。而现在，多维尔镇差不多已经消失了。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凯蒂、汤姆和沃伦·伍德劳恩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一百多年以后，每年会有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来到他们曾经住过的那栋小屋参观、留言。说给他们听，他们也不会信。

凯蒂·伍德劳恩是我的祖母，她的真名叫凯蒂·伍德豪斯。本书中提到的人，只有一个用了真名，别的多少都做了点改动，或用真姓假名，或作假名真姓。就像本书中的故事，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有些时候，为了讲故事的需要，也稍微做了些改动。罗伯特·厄顿用了真名，因为一来我喜欢这个名字，二来我想一

个打零工的人往往到处漂泊不定，也许不会有人记得他。但即使是罗伯特·厄顿，也在威斯康辛州的这块土地上受到了纪念，你可以去参观他的墓。

我和祖母祖孙情深。我刚能走路，就知道自个儿跑去看她。跟她在一起我很快乐，她总有一些好玩的事儿讲给我听。我八岁时父母双亡，就去跟祖母和未出嫁的姑母一起生活。我没有兄弟姊妹，家里只有我、祖母和姑母三口人。我们住在爱荷华州北部一座老式的房子里，房子占地很大，简直像个小型农场。我的小马放在马厩里，院子里养着鸡、狗、猫和金丝雀，还种着各种果树。樱桃熟了的时候，我就爬到树上，找个舒服的大树杈坐下，边看书边摘樱桃吃。我虽快乐，却常觉得孤单。于是我就读书、画画、写字，还自编长篇连播故事。讲故事于我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祖母和姑母讲过许多故事给我听，我知道一个好故事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特别喜欢听祖母讲她小时候，发生在威斯康辛拓荒时代的事儿。祖母和她那些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的故事特别吸引我这个家里的独子。祖母的兄弟姐妹中我只见过海娣，我叫她姑祖爱特。我曾经那样盼望她来的日子，她来了，记忆的闸门也打开了，我像着了魔似的，坐在一边，听啊，听啊。

多年以后，我又回想起这些发生在凯蒂小时候的故事，我对自己说：“这些曾经让我那么喜欢的故事，也许别的小朋友也喜欢听呢。”我动笔写作的时候，凯蒂还活着。我写了好多信给她，请她给我讲我记不清楚的一些细节。书写成了，她很高兴。有一天，她问我：“有一件事儿我不太明白——你从来没见过我的父母和兄弟，可你把他们写得那么传神，你是怎么做到的？”

“奶奶，”我说，“那都是您告诉我的呀。”

书出版以后，每逢她过生日，学校的孩子们就会去看望她，给她唱歌，送她礼物，她很高兴。她活到了八十六岁高龄。像那些真正的拓荒者一样，她这一生横贯美国，从波士顿到威斯康辛到爱荷华到西海岸都留下了她的足迹。生活中，她也曾遇到过许多挫折，但她总能乐观面对，从而发现这个世界的好处。她留意着周围的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趣事，又把这些美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对我和我的两个堂弟来说，祖母代表着善良、理智、正直、幽默、慈爱和安全。她去世以后，我们把《圣经》中的一句话刻在了她的墓碑上：她的烛光终夜不熄。

卡罗尔·拉瑞·布林克

1973年2月6日

目 录

一 三个小冒险家·····	9
二 巡回牧师·····	17
三 旅鸽飞来·····	26
四 一块银圆·····	33
五 再见，尼诺·····	40
六 教室里的战斗·····	47
七 阁楼探宝·····	54
八 木底鞋和马裤·····	62
九 玫瑰是红的·····	72
十 黑夜里的马蹄声·····	79
十一 大屠杀！·····	85
十二 和平使者·····	93
十三 头皮做成的腰带·····	102
十四 一块钱的价值·····	110
十五 嘀嗒啦——嘀咚·····	117
十六 沃伦的汇报演出·····	127

十七	东菲比霸鹟鸟的叫声	134
十八	外面世界的消息	142
十九	英雄不问出处	148
二十	哎呀！可怜的安娜贝尔！	157
二十一	父亲的话	166
二十二	一封外国来信	174
二十三	鸽子还是孔雀？	182
二十四	游子归来	189



一 三个小冒险家

1864年，凯蒂·伍德劳恩十一岁，是个整天在威斯康辛州西部的林子里疯跑的野丫头。她让妈妈和大姐克拉拉头痛，却是爸爸眼中的骄傲。她是兄弟们眼中当然的自己人，长她两岁的哥哥汤姆和小她两岁的弟弟沃伦因为有了她，才结成了一个形影不离的三人帮。他们三个在一块儿淘气、冒险，可比他们自个儿单打独斗的有意思多了。在那个拓荒的年代，威斯康辛州给这三个眼睛大睁着的红头发小家伙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冒险机会。

初秋一个周六的下午，天气晴朗。汤姆、凯蒂和沃伦·伍德劳恩坐在麦诺莫尼河的河岸上，就是今天叫做红雪松的那个地方，脱衣服。他们的红头发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汤姆的头发颜色最深，凯蒂的头发差不多是金色，九岁的沃伦则顶着一脑袋胡萝卜色的头发。他们三个都不会游泳，却决定要渡河到对岸去。河对岸拐弯处的一缕清烟告诉他们印第安人正在那里做桦

树皮独木舟。

“你们觉得这里的印第安人会不会像北部的印第安人那样发疯，也制造一场大屠杀？”沃伦好奇地问，一边试着把衬衫捆成一个小包。

“我不这么想，先生！”汤姆说，“这里的印第安人不会这么干。”

“至少印第安人约翰不会，”凯蒂说，她穿着收腰紧身长裙，解开后背上的那些扣子让她费了不少劲。这会儿，她没忙着脱衣服，而是在试着把一只河里出产的蚌壳放在她的大脚趾上，她成功了。

“印第安人约翰绝不会做这种事！”她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说过的话，这才把蚌壳放在一边，“哪怕他真有一条用人的头皮做的腰带。”她又补充道。一想到用头皮做的腰带，她的发根就痒痒的，头皮也有点发麻。

“对，”汤姆说，“那些散布大屠杀消息的人都是些多嘴多舌的胆小鬼。我敢说，他们根本不了解印第安人。”

“多嘴多舌的胆小鬼。”沃伦跟着重复了一遍，心里很佩服汤姆会用词。

“多嘴多舌的胆小鬼。”从岸上也传来了一声稚气的回音。七岁的海蒂，这个一厢情愿的跟屁虫，每次都把汤姆的话装进她活跃的小脑子里，好在母亲抱怨汤姆用词不当的时候，告他的状。下面这三个人根本没理她，在太阳底下泛着红光的三个脑袋甚至连抬都没抬一下。海蒂也随了父亲的红头发，但她却是家里黑头发那一伙的。那一伙的头是妈妈和大姐克拉拉，强调的是安全、整洁和秩序。海蒂在岸上看着下面的三个小冒险

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下去。哪怕他们回头看她一眼也好！但他们显然没工夫理她。她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好，是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过河，还是回家告诉妈妈和克拉拉这三个人又要去淘气。海娣是家里自觉的义务报信员，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要赶着第一个回去报信，就是受惊的马也阻止不了她。

汤姆、凯蒂和沃伦把脱下来的衣服打成小捆，然后下了河。炎夏刚过，河里的水浅了不少，不过看上去还是又深又冷。海娣打了个寒战。她把已经解开的那只鞋的鞋带，又重新系好，跑回家向妈妈告状去了。

汤姆凭以往过河的经验知道，到了河水最深的地方，他得用脚尖踮着走，下巴颏才能露在水面上。凯蒂和沃伦到了这儿就要没顶。可是，如果他们抓住汤姆，用脚划水的话，刚好能让他们的头露出水面，他们不止一次用这个办法过了河。汤姆把衣服顶在头上，先下了水，后面跟着凯蒂。她一只手抓住汤姆的肩膀，另一只手扶住顶在头上的衣服，沃伦又抓住了凯蒂的肩膀。他们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在水中前行。要是汤姆脚下踩空或者不小心摔倒了，他们三个都得掉进河里，被激流冲到下面的村子里去。但凯蒂和沃伦对汤姆有绝对的信心，汤姆自己更是信心十足。他们像三只河狸似的，悄无声息地穿过了激流——三个红脑袋顶着衣服，身后漾起轻轻的涟漪。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农场里忠诚的狗尼诺，海娣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现在，他们的脚又踏上了坚实的河床。三个孩子爬上岸，学着尼诺的样子，甩甩身上的水珠，穿上了捆得有点皱巴巴的干衣服。

“凯蒂，快点，每次都是你穿得最慢。”汤姆大声说。

“要是你也得系这么多扣子的话，汤姆，你也穿不快。”凯蒂反驳说。她从树丛后面走出来，费劲地系着她那条蓝色斜纹棉布裙上的扣子。没办法，汤姆只好屈尊，用自己高超的智商去帮凯蒂做扣扣子这样的小事儿。

“我真希望妈能让我穿男孩的衣服。”凯蒂抱怨道。

“哈！”沃伦接着她的话说，“妈已经觉得你皮得不像女孩了。”

“可是男孩的衣服多好穿呀。”凯蒂还是觉得不满意。

他们穿好衣服，沿着河岸朝那缕清烟跑去。小海湾边上停着几只印第安人的小艇。再往前走是一块开阔地，印第安人正围在那里的一个火堆旁忙碌着。旁边的两根圆木上架着一只初具雏形的独木舟，部分舟身已经贴上了桦树皮。空气中弥漫着桦树烟和热树脂的味道。凯蒂抬起头嗅了嗅，对她来说，这种味道，像春天草地上翘摇花的芳香。尼诺也嗅了嗅，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

三个孩子在空地边上驻足观看。在那个年代，即便是态度友好的印第安人也让人有敬畏的感觉。一条长得精瘦的狼狗，汪汪叫着走了过来。

它和尼诺互相绕着圈，两条狗背上的毛发都竖起来，尾巴不友好地晃动着。突然，这条狗撇下尼诺，转身朝凯蒂扑过来。

“看呀，”凯蒂兴奋地说，“这是印第安人约翰的狗！”这只狗儿友好地冲她摇着尾巴，凯蒂伸手拍了拍它的头。

这时，那些印第安人也注意到了这三个小家伙。他们指指点点地嘀咕了一阵儿，有几个人放下手里的活，朝他们走了过来。

伍德劳恩一家从波士顿搬到草原上的这幢大房子里已经有

七年了。七年的时间却仍然没能使印第安人习惯他们的存在。白人和他们的孩子，这些印第安人倒也见过不少，可是还从没见过谁像他们家的人一样，脸是白的，脑袋上却顶着火焰和夕阳颜色的头发。他们来到威斯康辛的第一年，来看他们的印第安人络绎不绝。他们穿着鹿皮鞋，挤进伍德劳恩太太的厨房，沉默不语，只是一个劲地摸着孩子们的头看个不停。可怜的伍德劳恩太太差点给吓掉了魂。她用手边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不管是面包还是豆子把他们喂饱，他们才满意地离开。

“约翰尼，亲爱的，”伍德劳恩太太对着自己的丈夫抱怨道，“那些可怕的野蛮人会把我们吃个精光的。”

“不要急，哈瑞爱特，”她的丈夫回答说，“我们有很多吃的，不怕他们来吃。”

“可是，约翰尼，他们用那样的眼光看着孩子们的头发，实在让我害怕，也许他们是想要一块红色头皮挂在腰上呢。”

凯蒂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一天，她像平常一样走进了村里的那家商店。刚一进门，她就被一个大个子印第安人一把抓住，提到了半空。那个印第安人只是想好好地看看她的红头发。凯蒂却吓坏了，她人吊在半空中，大气也不敢出，只是在那个印第安人的巨掌中扭动着身子，绝望地东张西望，想找个能救她的人。

店主人冲她笑了起来，对她保证说：“不用怕，凯蒂，他是个好印第安人，他是印第安人约翰。”

凯蒂和约翰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见了面。从那天起，在凯蒂和印第安人约翰之间，萌生了一种可以称做友谊的东西。男孩们也喜欢印第安人约翰，但约翰到农场来却是为了看凯蒂和

她那头金红色的头发。他给凯蒂带来了好些块雕得奇形怪状的木头，有一次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娃娃。那是一个做得非常奇特的娃娃，用鹅卵石做的小脑袋上面戴着一顶花布帽，黑色马鬃毛做的辫子，花布做的胳膊、腿，穿着一件真正野牛皮做的衣服！约翰的狗认识主人所有的朋友，它把凯蒂也认做朋友，因为凯蒂对它友好。

这会儿，狗在凯蒂身上蹭着它的脑袋，凯蒂拍着它身上乱蓬蓬的毛。印第安人约翰看见了，放下手里的活，走了过来。

“这条狗，你喜欢？”他咧开嘴笑道。只要有人逗他的狗，他就会觉得很开心。

“喜欢，”凯蒂回答，“它是条好狗。”

“你能让我们看看你们怎么造船吗？”汤姆急切地问。

“你们过来看吧。”这个印第安人回答。

他们跟着约翰走到做了一半的独木舟跟前，那些印第安人一边咕哝着什么，一边大笑着，又重新干起活来。他们正在把柔韧的桦树皮做的船鞘固定到这架轻巧的独木舟的舟身上。先用牛皮线把桦树皮缝好，再用热树脂把它粘住。小家伙们看呆了。他们自己有一艘印第安小艇，在湖面上泊着，是用一整根圆木挖出来的。他们曾经在河上看见过桦树皮独木舟，却从来没有近距离地看过它是怎么造出来的。他们专注地看着，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群印第安女人围在他们身后看他们的头发，他们也浑然不觉。凯蒂边看造船，边不耐烦地甩了甩头，把那些伸进她鬃发里的手指头甩了出去。

突然，沃伦喊了一句：“天啊，我饿了！”也许是在火上炖着的鹿肉的香味慢慢散开，混进了桦树皮和树脂的味道中，让

沃伦想起来他饿了。

“你总是饿。”汤姆高傲地说，对他有点不屑。

“哎呀，我也饿了。”凯蒂明确地表态。这下问题解决了。此时，太阳已经西斜，他们决定马上回家。像来时一样，他们飞快地跑回渡河的地方。印第安人在他们身后看着，不明白这几个长着红头发的白人孩子为什么来了又跑了，他们看不懂这几个好奇的小家伙。

很快，三小捆衣服、三张小脏脸、秋日夕阳下泛着红光的三个小脑袋，又过了河，身后留下一圈圈涟漪。三个人安全地上了岸，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抄小路往家里跑去，尼诺紧跟在他们身后。

“海娣说不定已经告诉妈了。我们没跟她说就过河，妈一定会生大气的。”汤姆开始琢磨回家以后的事。

“可妈也没说过不让我们过河。”沃伦反驳道。

“那可能是她还不知道我们想出了这么好的法子过河。”汤姆说，自己也不知道他猜得对不对。

“快看！”凯蒂说。她在一丛榛树前停住脚步，拍着手叫道，“是榛子！熟了，可以摘了。”

“还绿着呢，没熟。”沃伦说。

“不，要是我们想把榛子摊开放在木头棚子顶上晒干的话，现在正是摘的时候。”汤姆断言，“只是我们得快着点儿。”他边说边动手往口袋里装。那两个也学着他的样子干起来——只是凯蒂没有口袋，她把裙子边兜起来往里放。一会儿工夫，男孩们的口袋就装满了。

“走吧，”汤姆说，“摘够了。”但是凯蒂的裙兜里才装了不到

一半，她不想走。沃伦想起了他的晚饭，汤姆则想到他是三个人中的老大，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妈在家里就越有时间生气。

“随你便，”他说，“我可是要走了，你最好也赶快回去。”

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穿过灌木丛，两个男孩往家里跑去。汤姆冲尼诺吹了声口哨，但尼诺装作没听见，因为它最喜欢凯蒂。

凯蒂兴奋地摘下榛子往裙子里放。在摘榛子这样的事儿上，她可不是总有机会能赢汤姆的。今天她要摘得比谁都多。夕阳投下片片金光，树林里静悄悄的。突然，凯蒂觉得该回家了，不然就要错过晚饭。在伍德劳恩家，不按时回家吃晚饭可是个严重的过失。抓牢沉甸甸的裙边，凯蒂往家里跑去。一根斜刺出来的荆棘划破了她的袖子，林子里的树枝不时地挂住她的头发。她的小脸上脏乎乎的，满是汗水。她没有停下来歇息，而是一路跑回了家。就是跑进自家院子以后，她也没有停下脚步，因为静悄悄的院子告诉她所有的人都已经去吃晚饭了。她满脸是汗，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地冲了进去，猛地推开了餐厅的门。

冲进餐厅，她一下子惊呆了！今天的晚饭不是一顿平常的便饭，而是一顿招待客人的正餐！每个人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得规规矩矩。餐桌的那一头，坐着教区的巡回牧师！凯蒂又惊又怕，不由得松开了抓着裙子边的手，绿色的榛子哗啦啦地滚到了地板上。餐桌上的谈话被打断了，在一阵骇人的沉默中，只听见榛子在地板上咕噜噜地滚着，一直滚到了屋子的另一头。